格物通卷之七十八

抑浮末上 [illegible]

○易繫辭曰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

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臣若水通曰此聖人創為市之[illegible]

也日中者當日之中也日中而市者民皆有

暇故以日中為期會衆交易者以有易貨也

噬嗑上離下震日中而動文明中可藏貨

市之象夫天下之民不同天下之貨不同

用立市以相易則彼有有所取有者有所散

如是則各得所欲以交也所為以相濟

聖學格物通卷之七十八

抑浮末上 禁淫巧奢侈附

○易繫辭曰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臣若水通曰此聖人創爲市易有噬嗑之象也日中者當日之中也日中爲市者民居有遠近以日中爲期會爾交易者以有易無也噬嗑卦上離下震日中而動又虛中可藏貨市之象夫天下之民不同業天下之貨不同用立市以相易則無者有所取積者有所散如是而退各得所資以安其所乃所以相濟

而非相病矣然逐末之商多則務本之農少
聖王有以爲之制交易有時其退有節所以
止而抑之者禁其舍本而務末登壟罔利者
也不抑則人心競趨於利而務本者寡矣抑
之使歸於農則財恒足矣奚以逐末爲哉雖
然縱已之欲而抑民之欲難矣故內本外末
皆自人君始後之人君倡爲宮市以率天下
之逐末者可慨也夫

○禮記哀公問孔子曰即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
其宮室車不彫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
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

臣若水通曰安其居不安遊以害人也節醜者即所謂惡衣服也彫即刻鏤也幾者漆飾之有幾限者夫天之生財也有限不在上則在下故上不侈靡暴殄之則財聚於下而民足矣節儉者君人之美德也是故古之人君寧儉以自處而不敢傷天下之財者所以陰遺其利於天下也苟內作色荒外作禽荒而靡所不至則何以利於蒼生哉噫秦皇漢武之事可以鑒矣

○哀公問又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淫德不倦荒怠敖慢固民是盡午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

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后
今之君子莫爲禮也
臣若水通曰好實者充積貨財也固民者取於民者力也午作迕逆人心也當循稱也不以其所者不問理之所在也夫禮也者理也爲禮則理足以制欲而好實淫德荒怠午衆之失自無爾此孔子之所以警哀公者至矣厥后家臣作難而不能安其國得非縱欲敗禮之所致歟使其因孔子之言而改絃易轍則魯固禮義之國烏有不治也乎吁是固千古之大戒也可畏哉

○論語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臣若水通曰此章孔子贊大禹薄於自奉而厚於神民豐儉各適其宜也間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菲薄也惡醜也黻蔽膝也冕冠也溝洫田間水道也言德之未盛者或得此失彼可得指而議之禹則盛德渾然飲食衣服宮室皆所以自奉禹則惡之菲之卑之祭祀鬼神所以祈報黻冕所以行禮溝洫之設則旱有所灌潦有所洩所以為民之農事也

故致孝致美盡力爲豐儉適宜如此將以豐
而議之則豐所當豐將以儉而議之則儉所
當儉渾然合德誠無罅隙之可議矣夫豐儉
適宜則國用自舒矣然禹之豐儉非强爲於
外以舒國用而已蓋允執厥中而泛應曲當
所謂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者也若規規於有
意而爲之非禹之學矣後世師禹之豐儉者
當求禹之心學禹之學惟精惟一而後可焉
○左傳昭公四年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
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
也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爲黎之蒐東夷

夷叛之周幽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
諸侯汏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汏無乃不
濟乎王弗聽子産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汏而
愎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
遠惡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

臣若水通曰六王啓湯武成康穆也二公齊
桓晉文也仍國名緡黎亦國名大室中岳也
左師宋向戌也愎很也汏亦侈也十年數之
小成也遠惡後棄謂惡及遠方則人棄之也
楚靈王示諸侯以侈於是乎不振矣王會諸
侯於申濟霸之基也而况宋之向戌鄭之公

孫僑諸侯之良也實在會焉椒舉責之以禮尚慮有失况示之以侈乎二子所以逆知王之敗者誠以其無禮以自檢也然則爲天下守財者其可不以禮乎

○哀公元年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

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臣若水通曰闔廬豈先君光也子西楚令尹也宮室不觀謂所居宮室無觀美臺榭也三宿以上曰次一宿曰宿用之日新謂用之爭戰日新不已也昔孟子有言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闔廬以勤身節用而興生於憂患者也夫差以過慾敗度而亡死於安樂者也二君

奢約之政不同成敗之迹頓異無他亦只在
乎敬肆之間而已後之爲君者宜鑒焉
○國語魯語嚴公丹桓宮之楹而刻其桷匠師慶
言於公曰臣聞聖王公之先封者遺後之人法
使無陷於惡其爲後世昭前之令聞也使長監
於世故能攝固不解以久今先君儉而君侈之
令德替矣公曰吾屬欲美之對曰無益於君而
替前之令德臣故曰庶可以已乎
臣君水通曰桓宮桓公廟也楹柱也桷椽頭
也爲猶使也監觀也觀世成敗以爲戒也攝
持也先君桓公替滅也屬適也適欲自美之

非先君意也已止也夫生財之道本乎節用
禁淫巧又節之大者嚴公之爲桓宮也欲丹
其楹而刻其桷矣先人之儉而替其德是
以求何所紀極是故漸不可長也夫人君好
淫巧天下法之皆淫巧而天下危困矣人君
能戒之以節儉則天下法之皆節儉則天下
安富矣可不慎乎
○晉語知襄子爲室美士茁夕焉知伯曰室美夫
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知伯曰何懼對
曰臣以秉筆事君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
木松栢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

人也

臣若水通曰襄子知伯瑶也美麗好也土茁知伯家臣夕見曰夕志記也峻峭也原陸也言其高險不安故不生草木松栢上茂盛冬夏有餍故土不肥夫堯舜茅茨土階故巍巍莫及焉茍不務脩德而徒美其宮以自安焉能庇天下乎是不可以為民上矣土茁以美室而知知氏之不安人也而懼其將亡亦曰知哉為人上者其母與土木之役可也

○楚語楚靈王爲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小大遠邇皆無害

焉故曰美若於目觀則美縮於財用則匱是聚
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爲夫君國者將
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弘侈
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
違
臣若水通曰靈王楚恭王之庶子熊虔也章
華地名於目則美德則否也縮取也騷愁也
離叛也邇境內遠鄰國也蓋嘗聞之國君服
寵以爲美安民以爲樂而土木之崇高不與
焉靈王以章華之臺爲美不亦異乎上下內
外小大遠邇怨遠胥興而楚之殆也無日矣

人君欲上下内外小大遠邇之歸慎乃儉德
無輕動土木之役哉
○楚語王孫圉曰圉聞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
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廕嘉穀使
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龜足以憲臧不則寶之珠
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
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譁囂之美楚
雖蠻夷不能寶也
臣若水通曰圉楚大夫玉祭祀之玉也憲法
也取善惡之法珠水精故以禦火災金所以
爲兵也譁囂猶讙譊謂若鳴玉以相者夫天

下之寶一也寶得其寶則昌寶失其寶則殃
若王孫圉之論六寶是誠國之寶矣就六者
而擇之聖爲上山林澤藪次之珠龜金玉又
次之後之主國家襲世珍以供玩好者謂之
尤物移人可也其於寶也何有
○晉武帝咸寧四年十一月太醫司馬程據獻雉
頭裘帝焚之于殿前甲申勑内外敢有獻奇技
異服者罪之
臣若水通曰書云不貴異物賤用物又曰所
寶惟賢故物聚於好也人君能惟賢是寶則
異物不至矣不待乎焚之而後絶也雉裘非

可焚之物殿前非可焚之地武帝此舉無乃
爲名矣乎未幾羊車耽樂儉不克終矣噫人
君之德尚務其實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
之哉

○晉武帝太康三年傅咸上書曰先王之治天下
食肉衣帛皆有其制竊謂奢侈之費甚于天災
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于節也今者土廣
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欲人崇儉當詰其奢
奢不見詰轉相高尚無有窮極矣

臣若水通曰財生於天地而聚散則由乎人
也故民財聚者民聚而國昌民財散者民散

而國亡聚散之機在儉侈之間而已爾晉自
石崇王愷以闘富名天下風俗日趨於靡傳
咸之言救弊之藥石也惜乎君不知體儉于
上而臣民不知從儉于下晉因以亡矣嗚呼
惜哉

○晉穆帝永和七年三月秦王健分遣使者問民
疾苦搜羅儁異寬重斂之稅弛離宮之禁罷無
用之器去侈靡之服凡趙之苛政不便於民者
皆除之

臣若水通曰秦王健胡虜也抑奢從儉善政
一行遂據有關中之地況中華之大君其可

不思所以從事於恭儉以爲國家不拔之基

哉

聖學格物通卷之七十八　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七十九

抑浮末中 禁淫巧 奢侈附

○宋文帝元嘉三十年秋七月辛酉朔日有食之詔省細作幷尚方彫文塗飾貴戚競利悉皆禁絶中軍録事參軍周朗上䟽以爲𢿙天下以奉一君何患不給一體炫金不及百兩一歲美衣不過數襲而必收寶連櫝集服累笥目豈常視身未時親是櫝帶寶笥著衣也何糜蠹之劇惑鄙之甚耶且細作始幷以爲儉節而市造華怪即傳於民如此則凡厥庶民制度日侈見車馬不辨貴賤視冠服不知尊卑尚方今造一物小

民明已睥睨宮中朝製一衣庶家晚已裁學侈靡之源實先宮闈

臣若水通曰夫風俗之侈儉自上倡之自下成之爾周朗之言切中當時之弊且知救弊之原矣惜乎宋主不知信用之使其自求解職徒知禁侈而不知禁人者自其身始無怪其卒爲荒淫怙侈之主也哉

○齊武帝永明五年九月辛未魏孝文帝詔罷起部無益之作出宮人不執機杼者又詔罷尚方錦繡綾羅之工

臣若水通曰禹之卑宮菲食文之卑服即功

蓋欲損上益下以爲民盛德之至也孝文貶
戎狄之俗脩帝王之政而始終一致如此其
去撤端門樓焚雉頭裘而不克終者遠矣夫
君民一體也内外一道也罷尚方綾錦之工
然後定上下貴賤之制於民焉則道德一而
風俗同矣惜乎有仁心而不能行先王之道
而仁不覆於天下也
○齊武帝永明六年魏孝文帝訪群臣以安民之
術秘書丞李彪上封事以爲豪貴之家奢侈過
度第宅車服宜爲之等制
臣若水通曰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惟名

與器不可以假人禮者爲國之要所當謹也服舍踰度則名器亂而禮以亡禍患之所由起也魏之孝文有志變夷而李彪對以抑奢崇儉之道此魏之治所以爲五胡之傑出者歟

○梁武帝天監十五年初魏宣武帝作瑤光寺未就是歲胡太后又作永寧寺皆在宮側又作石窟寺於伊闕口皆極土木之美而永寧尤盛有金象高丈八者一如中人者十玉像二爲浮圖高九十丈上刹復高十丈每夜靜鈴鐸聲聞十里佛殿如太極殿南門如端門僧房千間珠玉

錦繡駭人心目自佛法入中國塔廟之盛未之
有也揚州刺史李崇上表以爲高祖遷都垂三
十年明堂未修太學荒廢城闕府寺頗亦頹壞
非所以追隆堂構儀刑萬國者也國子雖有學
官之名而無教授之實何異兎絲燕麥南箕北
斗事不兩興須有進退宜罷尚方雕靡之作省
永寧土木之功減瑶光財瓦之力分石窟鐫琢
之勞及諸事役非急者於三時農隙脩此數條
使國容嚴顯禮化興行不亦休哉太后優令答
之而不用其言

臣若水通曰魏剝天下民之膏脂極土木偶

之文彩而不知得爲天子者由於丘民而不
由於土木偶也失天下之心由於剝民之財
而不由於佛寺之不脩也魏業之衰以亂豈
無自哉

○陳宣帝太建元年五月周高祖克齊之後雕斲
之物並賜貧民繕造之宜務從卑朴

臣若水通曰司馬光云周高祖可謂善處勝
矣他人勝則益驕高祖勝而益儉臣謂驕生
於勝而害勝者莫甚於驕何也夫勝心生於
無憂無憂則縱欲縱欲則惟知已樂之遂而
不知天下之可憂人君之欲至於知有已而

以天下奉一人其民不亦毒乎司馬光稱周
高祖之善處勝是也以周高祖之制欲尚能
貶損如此況人君之學聖道以理自勝者乎
○唐高祖武德元年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表以
爲隋以惡聞其過亡天下宜易其覆轍務盡下
情人君言動不可不愼陛下今日卽位而明日
有獻鷂雛者又百戲散樂亡國淫聲近太常於
民間借婦女裙襦以充妓衣擬五月五日玄武
門遊戲非所以爲子孫法也又言太子諸王參
僚宜謹擇其人帝省表大悅下詔褒稱擢爲治
書御史賜帛三百匹頒示遠近

臣若水通曰書云人心惟危豈不信哉人主
以儉而興以侈而亡彼隋爲殷鑒於唐不遠
何臨御未幾而鷄雛百戲以進人心可謂危
矣向無孫伏伽之諫唐之爲隋未可知也幸
而天誘其衷一言省悟侈心以消忠諫之臣
豈可無哉

○武德四年五月秦王世民觀隋宮殿嘆曰逞侈
心窮人欲無亡得乎命撤端門樓焚乾陽殿毀
則天門及闕

臣若水通曰書以峻宇雕墻未或不亡故侈
靡宮室亡國之兆也卑宮惡服興王之基也

廢興存亡之機苟不至於昏愚者皆能辨之
而况於秦王世民乎鑒隋之亡而去其侈可
謂賢主矣其後漸不克終何邪書曰人心惟
危道心惟微若秦王者豈非精一之學未之
講哉

○武德四年七月諫議大夫蘇世長嘗侍宴披香
殿酒酣謂上曰此殿煬帝之所爲邪上曰卿諫
似直而實多詐豈不知此殿朕所爲而謂之煬
帝乎對曰臣實不知但見其華侈如傾宮鹿臺
非興王之所爲故也若陛下爲之誠非所宜臣
昔侍陛下於武功見所居宅僅蔽風雨當時亦

以爲足今因隋之宫室已極侈矣而又增之何
以矯其失乎上深然之
　臣若水通曰隋煬帝以侈宫室而亡唐宜鑒
于殷矣夫既毁之而復蹈之是惡人之過侈
而已則自肆焉而不知者何也語曰人雖至
愚責人則明人雖至明恕己則昏豈謂是邪
昏明之機天理人欲之主也可不戒哉是故
唐祖雖悟世長之諫安能毁而焚之如毁隋
之宫室者乎

○唐太宗貞觀七年十二月工部尚書段綸奏徵
巧工楊思齊上令試之綸吏先造傀儡上曰得

巧工庶供國事卿令先造戲具豈百工相戒無
作淫巧之意邪乃削綸階
臣若水通曰傀儡木偶人戲也面目機發淫
巧之尤者也月令曰毋作淫巧以蕩上心書
曰工執藝事以諫綸爲冬卿見其君之惑於
淫巧猶當執藝事以諫況又逢君之惡乎孔
子曰匹夫熒惑諸侯者罪當誅況天子乎太
宗宜正其惑上之誅乃止於削階則過矣豈
太宗好侈之根猶在邪是故克伐怨慾之不
行未可與其仁矣人主欲崇恭儉者當治其
本焉

○貞觀十七年二月帝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爲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帝曰然朕有過卿亦當諫其漸朕見前世帝王拒諫者多云業已爲之或云業已許之終不爲改如此欲無危亡得乎

臣若水通曰奢侈者危亡之本而忠臣諫君必防其漸也諫造漆器舜以益聖象箸玉盃紂竟亡殷此遂良防漸之說與魏徵十漸之規所以拳拳爲太宗言也太宗即納其言而開其諫其亦賢矣哉

○唐高宗永徽三年梁建方大破處月朱邪孤注御史劾奏建方逗遛不進高德逸敕令市馬自取駿者帝以建方等有功釋不問大理卿李道裕奏言德逸所取之馬筋力異常請實中廐帝謂侍臣曰道裕法官進馬非其本職妄希我意豈朕行事不爲臣下所信耶朕方自咎故不欲黜道裕爾二月甲寅帝御安福門樓觀百戲乙卯謂侍臣曰昨登樓欲以觀人情及風俗奢儉非爲聲樂朕聞胡人善爲擊鞠之戲嘗一觀之昨初升樓即有群胡擊鞠意謂朕篤好之也帝王所爲豈宜容易朕已焚此鞠冀杜胡人窺望

之情亦因以自誠

臣若水通曰高宗中材之主可導而上下者也即位之初尊禮輔相恭已以聽永徽之政庶幾貞觀其責道裕駿馬之佞其時侈心未萌也及登□□觀百戲擊鞠之時侈心萌矣猶強遏而飾之曰觀人情奢儉又曰焚鞠自誠然而潛滋暗長者月異而歲不同不數十年悖謬昏惑則前日之萌芽由拱把而枝葉扶疎雖折斧柯不可爲矣卒成□氏之禍皆自其後心之萌矣人君之欲脩儉德者當於其根本而致力焉可也孔子曰苟志於仁矣無

惡也

○唐中宗嗣聖五年二月侍御史王求禮上書曰古之明堂茅茨不翦采椽不斲今者飾以珠玉塗以丹青鐵鸑入雲金龍隱霧昔殷辛瓊臺夏癸瑶室無以加也太后不報

臣若水通曰瓊臺瑤室桀紂以亡唐之宮室珠玉丹青以窮其淫巧夏商之亡續爾王求禮之言可謂切矣而不見聽豈非樂其所以亡者哉

○唐玄宗開元二年七月上以風俗奢靡乙未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宜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

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無得
服珠玉錦繡戊戌敕百官所服帶及酒器馬銜
鐙三品以上德飾以玉四品以金五品以銀自
餘皆禁之婦人服飾從其夫子其舊成錦繡聽
染爲皂自今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織錦繡等物
違者杖一百工人減一等罷兩京織錦坊

臣若水通曰自天子至於庶人其有降殺等
威乃天之秩禮也非人之所爲也明皇乘輿
服御金銀則銷之以充軍國之用焚錦繡於
殿前而三品四品則聽用金玉之飾自非天
之秩人之情也其禁采珠玉織錦繡刻鏤節

儉雖則善矣君子知其不終焉未幾遣御史訪珍異於南方卒以奢敗蓋其崇儉去奢非實心而其所以示朴者出於矯情非實德也然則人君可不愼乃儉德以懷永圖哉

○天寶九載二月以姚思藝爲檢校進食使時諸貴戚競以進食相尚水陸珍羞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

臣若水通曰上有所好下必趨之明皇窮口腹之欲貴戚趨而媚之至此極矣其費非從天而下也不在官則在民爾以十家之產而供一盤之羞有人心者忍下咽邪及夫幸蜀

之時日中未食市胡餅獻糲飯因視檢校進
之感悔將何及哉謹錄以告為人君者覆
轍之深戒焉
○唐代宗大曆十四年五月德宗即位在亮陰中
動遵禮法閏月詔四方貢獻之不急者罷
黎園使及樂工三百餘人又詔天下無奏祥瑞
及獻珍禽奇獸怪草異木內莊宅使上言諸州
有官租萬四千餘斛帝令分給所在充軍儲放
諸國所獻馴象於荊山之陽凡四十有二及豹
貀鬪鷄獵犬之類悉縱之又出宮女數百人於
是中外皆悅淄青軍士至投兵相顧曰明主出

矣吾屬猶反乎

臣若水通曰記云至誠無息不息則久盖有純王之心固至誠而不息其次在强之而已唐德宗其天資刻薄人也徒見代宗乾政即位而强更之若有抑末崇儉之意者軍士授兵固其所矣然特出於一時聲音笑貌之爲不數年之後猜忌肆欲遂致大亂回視初年若天淵然本無其誠而强於暫爾胡安國所謂假之不久而遽歸也使由純王之學勉强於誠則天理日明人欲日消湯武之所以反之者何不至哉故人主不可以不學也

○唐懿宗咸通七年上好音樂宴遊殿前供奉樂工常近五百人每月宴設不減十餘水陸皆備聽樂觀之不知厭倦賜與動及千緡曲江昆明灞滻宮北苑昭應咸陽所迂幸即行不待供置有司常具音樂飲食幄帟詔王立馬以備陪從每行幸內外諸司扈從十餘萬人所費不可勝紀

臣若水通曰人主之治天下當以儉約爲先而佚遊之戒淫聲之絕所以養儉德而端大本也懿宗遊宴無度而音樂不離賞賜不惜至使有司隨處以具供應諸王立馬以備扈

從可謂暴天物窮人力而不恤者唐之亡也
庶不失於斯哉孟子曰師行而糧食饑者弗
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
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其懿宗之謂
乎此天下萬世之所當鑒也

聖學格物通卷之七十九終

抑浮末下 禁淫巧 奢侈附

○宋仁宗天聖元年春正月立計置司時承平既久兵籍益廣吏員益衆佛老夷狄蠹耗中國百姓縱侈而上下困於財三司使李諮請省浮費鹽鐵判官俞獻卿亦言天下穀帛日耗稻苗未生而和糴栗麥未登而和買自天禧以來日甚一日宜與大臣議捄正之上納其言乃立計置司以張士遜呂夷簡魯宗道領之

臣若水通曰明王制民之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五畝之宅樹之以桑而又飲食衣服宮

室器用各有檢制不得僭越蓋重本抑末之道也後世以侈靡相尚賤五穀而貴金玉風俗日偷民生日困坐此弊爾李諮俞獻卿建省浮費救正之論此計置司之所以立也向使因二子之言一脩先王之制則禮有定則用有常經浮費自省流弊不救而自正矣何憂乎縱侈逐末哉

○宋徽宗宣和三年正月童貫承 詔罷蘇杭應奉局花石綱初帝以東南之事付童貫且曰如有急即以御筆行貫至吳見民困花石之擾衆言賊不亟平坐此爾貫即命其僚董芸作手詔罪

已罷諸應奉造作局及御前花石綱運并木石彩色等場務而帝亦黜朱勔父子弟姪之在職者吳民大悅

臣若水通曰書云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此帝王恭儉之實德也花石綱者徒以供玩好非所謂異物而無益者耶應奉之局一開則奔走承順于道路者日亦不足勞民傷財欲民之足難矣罷之誠是也獨惜徽宗不以詢諸大臣而以御筆付之童貫反啓宦侍矯詔之漸爾雖然徽宗此舉非特無實德亦非實心也特以方臘

縱于内金遼迫于外上下矯飾於一時徒以
鎮服人心爾不然何正月罷應奉局五月方
臘就平即從王黼之請而復之則矯僞之事
豈可久哉孟子曰侮奪人之君惡得爲恭儉
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是故恭儉實德
也未有無實心而可以爲實德者亦未有無
實德而能禁淫巧者後之人君欲抑末崇本
則盍求其道矣

○元成宗大德九年八月賈胡獻寶珠西域賈人
有獻珍寶求售者議以六十萬錠酧其直省臣
有謂左丞尚文者曰此所謂押忽大珠也六十

萬酧之不爲過矣文問何所用之答曰含之可
不渴熨面可使目有光文曰一人含之千萬人
不渴則誠寶也若一寶止濟一人則用已微矣
吾之所謂寶者米粟是也有之則百姓安無則
天下亂以功用較之豈不踰於彼乎
臣若水通曰書云不寶遠物則遠人格寶珠
之獻賈人所以中人主之欲以窺中國也使
以六十萬錠酧其直則不免爲其所中而彼
所以視中國亦輕矣則遠人之不服豈不由
此乎夫民爲國之寶粟帛爲民之寶寶得其
寶則所濟者博矣豈若以一寶濟一人者哉

尚文之言亦可謂知所本矣雖然大學之教有財原於有土有土原於有人有人原於有德治天下之道莫要於脩德矣

○元英宗至治元年正月罷元夕張燈于禁中帝欲以元夕張燈禁中爲鼇山時張養浩以禮部尚書叅議中書省事遂具䟽因拜住以諫曰世祖臨御三十餘年每值元夕閭閻之間燈火亦禁況闕庭宮掖之嚴邃尤當戒慎今燈山之構所玩者小所繫者大所樂者淺所患者深帝大怒既而喜曰非張希孟不敢言即罷之賜養浩尚服金織幣以旌其直

臣若水通曰闕庭嘗掖所以風示天下之地
而人主一身又天下臣民之主也苟於禁中
爲鰲山張燈之戲而欲禁閭閻之燈火亦難
矣苟一人爲侈靡之倡而欲萬民爲質朴之
俗亦難矣此張養浩所以有玩小繫大樂淺
患深之諫也英宗始而怒繼而喜罷其事而
旌之亦可謂勇于悔過善于納諫者矣雖然
人君與其能改過不若無過之可改與其能
納諫不若無失之可諫其要在謹獨循天理
以遏人欲矣伏惟
聖明留神焉

○元順帝至元三年二月定服色器皿輿馬之制時服飾上下無別帝衫禁民間服麒麟鸞鳳白兎靈芝雙角五爪龍八龍九龍萬壽字赭黃等服至是復詔定其制尋禁娼優盛服及戴笠乘馬

臣若水通曰先王之治天下必議禮制度服色器皿輿馬之制皆有等威非徒爲觀美也蓋以一平民之心而禁其淫侈也夫禮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此而不謹則倡優后飾庶人帝服而異政殊俗僭亂之所由起矣故孔子爲政必以正名爲先而繁纓之微猶必惜

之凡以名器之不可假人耳人主深居九重
之上豈能家察而人禁之惟定其制度躬儉
朴以爲天下先則無惡無射庶幾可以求終
譽矣
○賈誼新書曰民棄完堅而務雕鏤纖巧以相競
高作之宜一日令十日不輕能成用一歲今半
歲而弊不耕而多食農人之食是天下之所以
困窮而不足也故以末與民民大貧以本與民
民大富
臣若水通曰耕桑者本也工巧者末也本末
之勢相趨而日相遠是故知有耕桑則不知

有工巧矣知有工巧則不知有耕桑矣一夫
耕之百夫食之一婦蠶之百人衣之豈有不
窮以亂乎不耕不蠶危亂立至故抑末則財
足財足則民從善而天下平矣

○劉向說苑李克曰上不禁技巧則國貧民侈國
貧窮者爲奸邪而富足者爲淫泆則驅民而爲
邪也民以爲邪因以法隨誅之不赦則是爲民
設陷也

臣若水通曰舜至貧故貴陶禹卑宮室故尊
匠湯疾禮樂之壞而尊梓武王疾上下失其
服飾而尊輿古之　聖帝明王未有不以儉爲

天下倡者後世之君不知反朴而民僞日滋
奸邪淫泆寧能免哉及陷於罪從而誅之是
罔民也豈仁人之所爲邪然則人君欲禁之
有道矣在以身先之爾
○韓愈錢重物輕狀曰臣愚以爲錢重物輕救之
之法有四一曰在物土貢夫五穀布帛農人之
所能出也工人之所能爲也人不能鑄錢而使
之賣布帛穀米以輸錢於官是以物愈賤而錢
愈貴也今使出布之鄉租賦悉以布出緜絲百
貨之鄉租賦悉以緜絲百貨去京百里悉出草
三百里以粟五百里之內及河渭可漕入願以

草粟租賦悉以聽之則人益農錢益輕穀米布帛益重二曰任塞其隙無使之洩禁人無得以銅爲器皿禁鑄銅爲浮屠佛像鐘磬者蓄銅過若干斤者鑄錢以爲他物者皆罪死不赦禁錢不得出五嶺買賣一以銀盜以錢出嶺及違令以買賣者皆坐死五嶺舊錢聽人載出如此則錢必輕矣三曰更其文貴之使一當五而新舊兼用之凡鑄錢千其費亦千今鑄一而得五是費錢千而得錢五千可立多也四曰扶其病使法必立凡法始立必有病今使人各輸其土物以爲租賦則州縣無見錢州縣無見錢而穀米

布帛未重則用不足而官吏之祿俸月減其舊三之一各置鑄錢使新錢一當五者以給之輕重平乃止四法用錢必輕穀米布帛必重百姓必均矣

臣若水通曰此狀韓愈之所以獻之於朝廷者也其何以錢重物輕爲議盖五穀布帛非可與錢比而錢顧有以重之是乃率其本輕者而易夫至重則宜乎天下不能生活而生理爲之窮絕也況夫布帛穀米之在天下猶夫水火不可一朝而無而錢之爲用所以爲此而設也今使之賣布帛穀米以輸錢於官

是物何賤而錢何貴也故韓愈之意寧以彼
易此而不欲以此易彼也所以拳拳曰出布
之鄉租賦悉以布出縣絲百貨之鄉租賦悉
以縣絲百貨以至欲人無得以銅爲器皿爲
浮屠佛像鍾磬等物而又嚴以死刑之令至
於更其文以一當五去其幹而使法必立所
以主張乎錢不得以重而穀米布帛不得以
輕也其抑末崇本之意至切矣我
國朝貴五穀而賤金玉百姓誠掌夫樂利之休
也韓愈之說於是乎誠有驗焉
○宋儒程顥劄子有云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

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而民無所苦困今京
師浮民數逾百萬游手不可貲度觀其窮蹙窘
苦孤貧疾病變詐巧僞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
生日益歲滋久將若何事已窮極非聖人能變
而通之則無以免患豈可謂無可柰何而已哉
此在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爲之業以救之爾
　臣若水通曰務末機巧萬狀而恒不足者何
也爲無本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而使浮食
游手者各歸耕其土則人知務本矣人知務
本則地之所出者無窮而人之所資者不竭
然後家可足也父毋斯民者其念之哉

○程顥曰村市酒肆要之蠹米麥聚閑人妨農工
致辭訟藏賊盗州縣極有害
臣若水通曰沫邦淫酗酒誥乃作是故酒肆
之設王政之所必禁也何也逐末者日滋致
亂之道也喪德喪邦皆由於此可不戒哉是
故欲五害之息必自嚴酒肆之禁而始矣長
民者可不任其責耶
○陳埴曰秦自商君立法欲民務農力戰故重耕
戰之賞以商賈務末不能耕戰故重爲謫罰以
抑之所以立致富强
臣若水通曰商君立法欲民務農此古帝王

之遺意也豈不可哉而事末者又有謫罰以
抑之宜其立致富强也但以之爲力戰之誅
則開人主窮兵之端嚴刑督責之慘則去先
王之道遠矣是又人主不可以不辨者

○張栻諭俗文云一訪聞鄉落愚民誘引他人妻
室販賣他處謂之捲伴詞訟到官追治監錮押
往尋覔緣此破蕩者前後非一不知懲戒其捲
伴之人官司自合嚴行懲治外亦緣細民往往
不務安業葺理農事多往南州興販逐錐刀之
利動經年歲不逐鄉閭妻室無依以至爲他人
捲伴前去自今各仰依分安常營生自守保其

家室無致招悔

臣若水通曰逐末者所趨利也至於妻子爲他人所誘害孰大焉故曰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然則人之大利莫如葺理農事而妻子相保以樂天性矣張栻諭俗之文及此可謂能以利害開其迷而導其明抑末務本之意至矣爲人上求治理者取之爲法焉可也

○國朝辛丑七月甲子

太祖視事東閣時天熱坐久汗濕衣左右更衣以進皆經澣濯者參軍宋思顏曰臣見

主公躬行節儉舊衣皆澣濯更進禹之惡衣服誠

無以加矣真可以示法於子孫也臣恐
主公今日如此而後或不然願始終如此
太祖喜曰思顔之言甚善他人能言或惟及目前
而不能及於久遠或能及於已然而不能及於
將然今思顔見我能行於前而慮我不能行於
後信能盡忠於我也乃賜之幣以彰其直復謂
思顔曰汝在前朝頗有善譽爲主者不能知汝
及歸於我數進讜言斯固可嘉

臣若水通曰聖人之恭儉必有爲之本者非
强制於外所能久也伏覩我
太祖高皇帝衣澣濯之衣而參軍宋思顔以爲禹

之惡衣服無以加而有始終之頣可謂忠矣
然未知
太祖恭儉之心與禹之心一也此所謂本也故能
始終如一耳不然何以喜其及於久遠而賜
以彰之哉
聖子神孫宜取法焉
○吳元年二月癸酉下令禁種糯田曰余自創業
江右十有二年德薄才菲懼弗勝任但以軍國
之需不免科徵于民而吾民效順樂於輸賦固
爲可喜然竭力畎畝所出有限而取之過重心
甚憫焉故凡有益于民者必有行而又申告之

曩以民間造酒破費米麥故行禁酒之令今春
米麥稍平予以爲頗有益於民然不塞其源而
欲遏其流不可也其令農民今歲無得種糯以
塞造酒之源欲使五穀豐積而價平吾民得所
養以樂其生庶幾養民之實也

臣若水通曰天之生物惟穀於人爲最急不
可一日無者是以自古善爲治者莫不重穀
而糜穀者莫過於酒也是酒者侈靡之端而
禁糯者止酒之源也先王既設官以幾謹之
又作誥以示戒之然未有能禁絶其源者也
我

皇祖敬天愛民充好生之實心爲養民之實政重穀必先禁用酒禁酒必先止種糯則造酒之原塞而五穀之積豐國用由是以足邦本由是以固不煩酒誥之諄諄而自禁矣是令也其先王重本抑末之微意歟大抵夏禹以惡酒而興商受以酗酒而廢興廢係一念之微耳人君能體認於心則天理日明人欲日消用酒有節而穀不可勝食矣生財之道何以加此

○洪武十八年九月

太祖諭戶部曰人皆言農桑衣食之本然棄本逐

末鮮有救其弊者先王之世野無不耕之民室
無不蠶之女水旱無虞饑寒不至自什一之制
湮奇巧之技作而後農桑之業廢一農執耒而
百家待食一女事織而百夫待衣欲人無貧得
乎朕思足食在於禁末作足衣在於禁華靡爾
宜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其業不許游食庶民之
家不許衣錦繡庶幾可以絕其弊也

臣若水通曰語有之衣食足而後禮義興衣
食之於人也大矣食之不足者恒起於遊食
之多而衣之不足者每由於奢侈之過此我
太祖高皇帝所以拳拳於禁末作華靡之令也足

衣足食之道豈外是哉可謂慮民之深者也
聖子神孫其則不遠矣伊尹之告太甲曰王懋乃
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敢舉以爲今日
聖明獻焉
○洪武二十三年五月癸巳朔以沈清爲工部尚
書誥曰昔聖人之世淳朴民俗敦厚宮室什器
制不飾華故所司之工皆無異技奇巧然而功
務雖簡其成也必精其廢也必當故一舉而無
再爲一廢而無再造所以民逸者多勞者少因
是而官稱賢君稱聖後之人受職任事則不然
矣凡臨事之際或務爲淫巧以勞人或假公營

私而害政所爲如斯豈有福臻而衍消者也所以古人重其事而選用必在得人今朕設工部必法古制將以爾清爲工部尚書當敬事信工無斁上下汝惟良哉

臣若水通曰古之儉今之奢人心豈固相遠哉此無他理欲之分爾即其宮室什器而觀之二階茅茨之朴與瓊宮瑤臺之華同一宮室爾汙罇陶匏之質與象箸玉盃之奇巧同一什器爾理欲之萌其流不得不爾也夫工簡而器必精然財省而民逸矣工煩而器亦靡然財費而民勞矣實用之與虛飾何如哉

皇祖之誥沈清深以淫巧爲戒且責其敬事信工以追古尚實致君臣同有聖賢之美譽得用人理財之道矣是故儉者天理之所以存也奢者人欲之所以肆也是知崇儉去奢者明君風化之本也沃心將順者大臣輔治之責也

○司天監進元主所製水晶刻漏備極機巧中設二木偶人能按時自擊鉦鼓

上覽之謂侍臣曰廢萬機之務而用心於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豈至滅亡命左右碎之

臣若水通曰書云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
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元主昧此而廢我
皇祖達此而興興廢之間在一念侈儉之微爾夫
更漏以審時刻固爲政者之不可無也元主
製以水晶設以木偶能按時自擊鉦鼓則其
異而無益傷功害民孰甚焉
皇祖疾其用心之侈至命碎之其杜奢示朴之意
至矣
聖子神孫能致謹於心術之微而不役於耳目之
好則功成民足永保丕緒而胡元之侈靡徒
爲覆轍爾

○本朝稽古定制官民房屋墳塋碑碣服飾器用斟酌損益著爲定制其在京功臣宅舍地寬者後留空地十丈傍留五丈若舊居窄隘左右前後皆軍民居止仍舊不許那移其京城官員之家往往窺覦近宅空地日侵月占圈作蔬園池塘甚妨軍民居住且泄地脉今後有多留空地者追出給還軍民

○庶民所居房舍不許用斗栱及彩色裝飾官員人等衣服帳幔並不許用玄黃紫色及龍鳳織紋

臣若水通曰天地之間其所產有限故剥下

則歸上損上則益下俗奢則財散民儉則財
聚聚散損益者乘除之數也開國之初俗染
元侈
聖祖卑宮惡服而以節儉化之不特禁令之頒而
已今又治久俗靡駸駸乎華侈之風矣臣願
聖明益加縞素以風天下幸甚
○憲綱一斛斗秤尺照依原降式樣較勘相同官
民通用仍將官降式樣常於街市懸掛聽令比
較毋容勢利之徒增減作弊欺詐小民
○一時估每月初旬取勘逐一覆實依期開報毋
致高擡時估虧官損民

臣若水通曰周禮有市官治市平物價息爭競賦里布征夫家所以抑逐末崇務本也是故謹權量定估值而民知所趨向矣

聖學格物通卷之八十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八十一

飭百工

○易萃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臣若水通曰此聖人於萃卦示人以備器械之義也物萃則爭亂之機也除者脩而聚之之謂戒猶備也除戎器以防其亂也兌西方金三四五互巽巽木外有兌金戎器之象也坤平地無險阻可恃不虞之象也蓋君子於萃而無虞之時猶治器以戒備安不忘危之心天理之正也鍜乃甲冑鑢乃戈盾皆其心之形於警備者也先事有備有備無患而暮

夜之戎勿恤矣彼銷鋒鏑以鑄金人與銷兵
於不用者豈非狃於安逸而忘其器械之備
乎

○書虞書舜典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
咨垂汝共工

臣若水通曰此帝舜命工官之言也疇誰也
若順也工者百工之事土工金工石工木工
獸工草工皮工皆是也僉衆也咨嗟也垂舜
臣名俞者然其舉也共工官名帝舜詢於群
臣言誰能順其理而治我百工之事者乎群
臣同辭對曰能順理而治百工者其惟垂哉

於是帝舜即然其言洛畬而告之曰汝爲我
共工之官也然所謂順其理者何也盖聖人
觀象制器莫不各有自然之理焉一不順其
理則欲心生欲心生必至於侈靡侈靡則必
至於淫巧以蕩上心耗民財僭逼之禍皆起
於此矣然則帝王於百工之致謹豈曰小小
之故哉

○禮記王制曰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

臣若水通曰淫聲非先王之樂也異服非先
王之服也奇技奇器淫巧也是皆滅天理蕩
人心亂政治者故不聽而刑司以若天道正

人心以保至治而使之不壞者也

○月令曰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于時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

臣若水通曰此季春之令也百工者工之事非一也咸理者各治造作之器也監工者工師監臨之官也日號者每日號令下文即其言也言百工之事當因時而制無或悖逆又不得作爲過巧之工以獻于上使上悅之而蠱惑其心志也夫百工若小事也以蕩上心則其事之所關大矣事有甚小而禍不可勝旣者非淫巧蕩心之謂乎故監工之日號不

特使之順時以善其事而又以淫巧爲戒蓋
物莫全於質而莫壞於文而人之心因物有
遷亦必由之況人君之心衆欲所攻由是而
日滋焉豈有紀極耶故象箸之作君子占知
其終而瓊宮瑤臺卒用此以喪天下此固往
事之明鑑也然則後之人君欲飭百工者則
如之何亦惟曰日省月試既稟稱事庶乎其
可爾

○月令曰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毋
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爲上物勒工名
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

臣若水通曰此孟冬之令也霜降而百工休
至此物皆成也故令工師百工之長效其功
諸器皆成獨舉祭器者蓋莫尊於祭器君子
不敢以其私褻同其所尊敬故也所謂按度
程者觀其體制大小之合式與否而又戒之
勿作爲淫巧之工以蕩上心恐玩之而奢侈
之情或生也必以功致爲上惟欲精密工緻
以久於用也必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
當如上不合度程或淫巧功不致者則其不
誠矣必行其罪罰以窮其情蓋所以稽而警
之於後使其不敢不誠于功也如是則不信

度作淫巧者無所容矣先王之飭百工如此
然則今之命工效物其亦以祭器爲先乎而
所以先於祭器者亦惟令其可悦於心抑誠
於工以久於用乎此固任工者之所當知也

○周禮地官司市凡市僞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
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

臣若水通曰僞飾之禁如用器不中度布帛
不中數之類也凡此之禁其目有十二爲一
曰圭璧二曰金璋三曰命服四曰命車五曰
宗廟之器六曰戎器七曰用器八曰兵車九
曰姦色十曰錦文十一曰珠十二曰玉是也

故四民皆禁之者以民不得畜商不得資貫
不得鬻工不得作如此則國無詐僞之人其
於治也何有哉

○夏官槀人掌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弓六物爲
三等弩四物亦如之矢八物皆三等箙亦如之
春獻素秋獻成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試其弓
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

臣若水通曰齎工者給市財用之直也弓六
物者王弧夾庾唐大也三等因人爲強弱長
短也弩四物者視弓無王弧也矢八物者枉
絜殺鍭矰茀桓庳也箙者載矢者也素者胎

素也書等饗工者書其工拙之等降制其饗食之厚薄也乘其事者計其事之成功也試而上下誅賞者考之善則上其食尤善又賞之也不然則罰亦如之故觀於稾人而百工之職其可推矣

○中庸日省月試旣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

臣若水通曰此孔子告哀公九經中之一事也旣讀曰餼餼稟稍食也周官太宰以九職任萬民而必謹於百工飭化八材者以民生日用衣服器械之所由出也而況於公府之地乎不知有以飭之則工不信度矣故日以

省之月以試之所以程其能也旣以廩之必
稱其事而上下之所以償其勞也由是事必
效能工必信度而百工自勸器按度程功無
不當作奇技淫巧以蕩上心者舉無所容矣
百工豈有不飭者哉
○左傳昭公三十二年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
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
徒庸慮材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
書以授師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爲成命
臣若水通曰計丈數者計所當城之丈數也
揣高卑度厚薄揣版幹高卑之宜度本末厚

準之制也仞溝洫物土方仞溝洫深淺之準相取土之方面也議遠邇量事期者議徒役之遠近命時日之多寡也計徒庸慮財用書餱糧者知用幾人功知費幾財用知用幾糧食以令於諸侯使供其役也夫周敬王欲罷戍周之役合諸侯而城之事委諸晉無徵怨於百姓其意良是也范獻子知奉王命而以後事謂晉勿與知其謀則非士彌牟營城之制亦詳且備矣獨不思君德不脩徒欲徼福於成周何爲也哉故曰在德不在險

○國語周語內史過曰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共

其上猶恐有墜失也故爲車服旗章以旌之

臣若水通曰共與供同旌表也車服旗章上下有等所以彰明貴賤爲之表識夫百工不飭則利用不興利用不興則不可以爲國況天下乎故禹陳三事利用與焉孔陳九經亦來百工故日省月試旣稟稱事所以勸之也有天下以內史之言合觀之夫然後知虞廷若工之命爲重務也

○漢景帝後二年夏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饑之本女紅害則寒之原夫饑寒並至而能亡爲非者

寡矣

臣若水通曰淫巧之滋非生財之道也夫生財何道也尚儉素而已矣是故民朴素則財用足而風俗美也於風俗而能反其本焉天下其有不治哉易賁之上九曰白賁無咎知白賁之無咎則知後世之事淫巧者皆咎矣爲人上者其可不革兹弊乎

○宋武帝永初三年五月嶺南獻入筒細布一端八丈帝惡其精細勞人即付有司彈太守以布還之并制嶺南禁作此布

臣若水通曰奇巧之物人情所好也宋武帝

乃獨黜其人而禁其物者蓋亦知奇巧者爲淫侈之漸此而不禁則天下從風而靡矣宋武創業之君備嘗艱苦故崇朴戒侈將以風天下遺後嗣也使其子孫世守其朴而不失焉則豈至一再傳而恣淫肆侈卒爲蕭氏所乘也哉

○陳武帝永定二年六月周左光祿大夫猗氏樂遜上言四事其一曰頃者魏都洛陽一時殷盛貴勢之家競爲侈靡使禍亂多興天下喪敗比來朝貢器服稍華百工造作務盡奇巧臣竊恐物逐好移有損政俗

臣若水通曰傳云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豈不
信乎甚矣奇巧之能移人心也人君之心一
爲所移而無主則流於欲而不知蕩其情鑿
其性而風俗化之矣然則百工者雖若末務
然敦本尚實必自百工始也君天下者可不
務乎

○唐高宗乾封二年正月耕籍田因閱耒耜有雕
刻文飾曰田器農人執之在於朴素豈貴文飾
乎乃命撤之

臣若水通曰語云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
矣百工之淫巧起於人主之所喜也是故人

主敦本尚質而天下向風矣若高宗者撤雕文之[illegible]耜豈不足以爲法於後世乎書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人主之玩好可不愼哉

○國朝洪武十九年四月丙戌朔定工匠輪班初工部籍諸工匠驗其丁力定以三年爲班更番赴京輪作三月如期交代名曰輪班匠議而未行至是工部侍郎秦逵復議擧行量地遠近以爲班次且置籍爲勘合付之至期賫至工部聽撥免其家他役著爲令於是諸工匠便之

臣若水通曰虞廷九官共工居一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五曰百工飾化八材是則工

師之官所掌之事雖若輕而小而其所以關
繫者華朴之間君心之存亡係焉夫人君一
心萬化之本天下安危生民休戚皆由乎此
苟能體認天理於游藝之時則凡身之所居
與夫服飾器用之奉必不事侈靡尚淫巧以
費民財勞民力則歛薄役輕而天下安矣我
皇祖昭明物理體悉人情知工匠之艱若命工部
驗其丁力定以輪班免以他役無非一念恭
儉之發也
聖子神孫其視法之哉

聖學格物通卷之八十一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八十二

屯田上 授閒田水利附

○國語周語虢文公曰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供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始敦龎純固於是乎成

臣若水通曰文公虢仲之後爲王卿士粢盛黍稷也事即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蕃庶生育富庶也供給備祀戎之用者也和協輯睦謂交隣合衆也蕃殖謂積蓄也敦龎純固謂俗厚民安也數者皆取給於農農用不興

百事廢矣故為人君者能因虢文公之言而
有悟焉則知重農力本而天下國家之財用
備矣

○虢文公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
司寇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
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師七之
太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徇

臣若水通曰旅衆也徇行也滯猶蟄也辟刑
也司寇刑官卿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者言
其行之先後也大徇者帥公卿大夫以徇行
農事也夫自天子公卿皆農籍躬行以先天

下之農所以教民力本也周以農事而與文
公之言其有所受之矣治天下者其毋以民
事爲緩也哉

○魯語仲尼曰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
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

臣若水通曰制土制其肥磽以爲差也籍田
謂稅也砥平也平遠邇因其道里以爲之差
而使之平也里廛也以入計其利入多少而
量其財業有無以爲差也夫先王體國經野
田賦有常載之周官若康子以井出賦是以
一井之田出十六井之賦民有不堪矣仲尼

不答冉有之問而私語先王之典豈非欲其
聞之而止也歟爲民主者其尚亦思之哉
○漢武帝征和四年六月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
言輪臺東有溉田五千頃以上可遣屯田卒置
校尉三人分護益種五穀張掖酒泉遣騎假司
馬爲斥候募民壯健敢徙者詣田所益墾溉田
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
臣若水通曰屯田之事所謂一舉而三善集
焉者也足食足兵而民信矣桑弘羊計利之
臣也其論輪臺屯田一事司國計者有取焉
語曰君子不以人廢言後之人君其尚采之

哉
○宣帝神爵元年七月趙充國上屯田奏曰討虜
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
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
山伐材木六萬餘枚在水次臣願罷騎兵留步
兵萬二百八十一人分屯要害處氷解漕下繕
郵亭浚溝渠治湟陿以西造橋七十所令可至
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至四月草生發
郡騎及屬國胡騎各千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
入金城郡益積蓄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
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

臣若水通曰趙充國與金城之師自急近功者觀之非不可以歲月下而彼獨持以經久之計者何哉盖固根本而不輕用乎技擊務全勝而不徒恃乎兵力所謂以逸待勞者也卒之兵食俱足虜不敢窺而乃振旅凱旋此固丈人之師也留田之跡至今流傳度越漢家諸將之上矣老成謀國者宜取法焉

○漢光武建武十一年朝臣議欲棄金城破羌之西馬援上言不可棄帝從之民歸者三千餘口援爲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堠開溝洫勸以農桑郡中樂業又招撫塞外氐羌皆來附降

臣若水通曰金城破羌之西朝臣皆欲棄之
矣然脣齒之勢繫焉馬援獨弗棄又從而經
理其務勸課其業使民旣內安而夷亦外附
則所以脫邊境於左衽爲西邊之藩籬者援
之功也後之司閫計者能法援之計焉夷夏
其寧一矣
○漢和帝永元十四年春安定降羌燒何種反郡
兵擊滅之曹鳳上言宜及此時廣設屯田殖穀
富邊國家可以無西顧之憂帝從之拜鳳爲金
城西部都尉屯龍耆後增屯田列屯夾河合三
十四部

臣若水通曰隆羌之所以背服不常者以其恃肴大小榆谷土地肥美也曹鳳廣設屯田之議誠可以絕窺欲之源省委輸之役其利於國家大矣然而三十四部之功垂立而諸羌復散非其謀之罪也此又不可以成敗論焉

○漢順帝永建五年夏帝以伊吾膏腴之地傍近西域匈奴資之以爲鈔暴三月辛亥復令開設屯田如永元時事

臣若水通曰邊地可田而棄之外夷誠所謂賚粮以資盜矣順帝遵永元故事令復屯田

則鈔畧可絕邉儲可實一舉而兩得其為國
計之利豈小哉
○漢獻帝建安元年羽林監棗祗請建置屯田曹
操從之以祗為屯田都尉任峻為典農中郎將
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
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粮
之勞遂能兼并群雄
臣若水通曰曹操屯田之議發之者毛玠定
之者棗祗成之者任峻也夫以曹操一奸雄
耳當亂離之餘猶能聽從群謀收富強之效
以成兼併之計使明君乘無事之時而圖之

以防國計以寛民租則其效之所致豈但如操而已哉

○漢後主建興四年吴陸遜以所在少穀表令諸将增廣農畝吴主報曰甚善令孫父子親受田車中八牛以爲四耦雖未及古人亦欲令與衆均等其勞也

臣若水通曰增廣農畝遜誠周於謀國矣而吴主遂欲親執其勞吴之君臣同心協力此其所以鼎峙於江表也

○建興十二年四月諸葛亮由斜谷伐魏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粮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

爲久住之計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
安堵軍無私焉
臣若水通曰兵以食而強古者兵農爲一無
事則耕有事則戰自食其力而無轉輸之勞
所在有備而無匱乏之患則何所往而不成
功也諸葛亮伐魏分兵屯田則其志豈小小
耶意天不假年而不使天下蒙其澤柰之何
哉
○後主延熙四年魏欲廣田蓄穀於揚豫之間使
鄧艾行陳頴以東至壽春艾以爲昔太祖破黃
巾因爲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

事在淮南令淮北二萬人淮南三萬人且田且
守歲充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積十
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不克矣司馬懿
善之始開廣漕渠每大興軍旅汎舟而下達於
江淮資食有餘而無水害

臣若水通曰魏以偏安之國有外敵之患宜
其應接不給矣乃信用鄧艾屯田淮潁卒之
國用有備而大功遂成豈非富強之長策乎
人君享有天下豈可緩民事而不知所以經
理之反視魏人之不若哉

○晉武帝泰始五年羊祐鎮襄陽減戍邏之卒以

墾田八百餘頃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其
季年乃有十年之積
臣若水通曰羊祜與陸抗之邊境相持命使
交通抗與之亦孚信無疑宜若無所事備矣
至其墾田八百頃致十年之積其自治何其
密哉內備國用外孚敵人以安兩國之民其
爲邊計可謂萬全者矣宜書之以爲後世耕
守備邊之法焉
○晉武帝太康元年杜預還襄陽引滍溝水以浸
田萬餘頃開揚口通零桂之漕公私賴之
臣若水通曰甚矣兵食資於農畒農畒資於

水利也叔敖起芍陂則楚受其惠文公穿腴
口則蜀以富饒史起引漳於魏而鄴旁有稻
粱之詠鄭國道涇於秦而谷口有禾黍之謡
令杜預當倥偬多事之日而能爲此兵農久
遠之謀其亦善於經畫者矣

○宋文帝元嘉七年十二月長沙王義欣鎮壽陽
壽陽土荒民散城郭頹敗義欣隨宜經理見芍
陂久廢脩治堤防引河水入陂溉田萬餘頃無
復旱災

臣若水通曰周禮遂人主鄉遂墳膏腴之地
以爲溝洫者多於田匠人主都鄙率井田之

民以治溝洫者多於賦而所以專主乎稻人
者以瀦蓄水雖旱不乾以防止水雖水不溢
此聖人經制之大利湮廢已久義欣鎮壽陽
而能留心於此可謂知所先務矣

○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十二月魏主燾問爲政何
先時魏多封禁良田高允曰臣少賤唯知農事
若國家廣田積穀公私有備則饑饉不足憂矣
帝乃命悉除田禁以賦百姓

臣若水通曰語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地生
物以養民民輸賦以足國上下富足而不治
者未之有也若封禁良田君專其利也民有

不堪則亂亡至矣允之對其善矣哉

○齊高帝建元三年魏薛虎子上表以爲國家欲取江東先須積穀彭城切惟在鎭之兵不減數萬資糧之絹人十二疋用度無準未及代下不免飢寒公私損費今徐州良田十萬餘頃水陸肥沃清汴通流足以漑灌若以兵絹市牛可得萬頭興置屯田一歲之中且給官食半兵芸殖餘兵屯戍且耕且守不妨捍邊一年之收過於十倍之絹蹔時之耕足充數載之食於後兵資皆貯公庫五稔之後穀帛俱溢非直戍卒豐飽亦有吞敵之勢魏人從之

臣若水通曰虎子屯田之跡足食足兵一舉而兩得矣苟能行之不替則萬世之利而萬全之計也孝文從之亦可謂知大計者哉

○齊和帝中興二年東歸以蕭憺為荊州刺史荊州軍旅之後公私困乏憺勵精為治廣屯田省力役存問兵死之家供其困乏

臣若水通曰廣屯田則兵食有所資省力役則屯種無所奪故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當五胡兵爭之日適禍變相尋之時而蕭憺留心於此可謂良刺史矣

○陳文帝天嘉元年十二月齊置屯田初齊顯祖

之末穀糴踊貴濟南王即位尚書左丞蘇珍芝
建議脩石鼈等屯自是淮南軍防足食肅宗即
位平州刺史嵇曄建議開督亢陂置屯田歲收
稻粟數十萬石北境周贍又於河內置懷義等
屯以給河南之費由是稍止轉輸之勞

臣若水通曰齊以興屯田之政其利所濟如
此其大況今天下之大地有遺利民有遺力
擇閒曠之田以授天下之兵則兵不必仰給
於民民不致轉輸於兵國富人足而兵強矣
不然東南之財賦有時而竭兵亦何所賴耶
為經國長久之計者其尚留意於此焉

○隋文帝開皇十年五月乙未詔曰魏末喪亂軍人权置坊府南征北伐居處無定家無完堵地罕苞桑朕甚愍之凡是軍人可悉屬州縣墾田籍帳一與民同軍府統領宜依舊式罷山東河南及北方緣邊之地新置軍府

臣若水通曰罷新置軍府而驅兵於農開皇之制善矣蓋喪亂既平兵有無事之夫地有不耕之田故兵授恒產以耕之則衣食足矣居則散而爲農戰則聚而爲兵兵農合一古之制也此開皇之治所以爲可觀也巳有國家者豈可少隋之治而以爲不足法耶

聖學格物通卷之八十二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八十三

屯田下授閒田水利附

○唐高祖武德六年十月壬戌幷州大總管府長史竇靜表請於太原置屯田以省餽運議者以爲煩擾不許靜切論不已敕徵靜入朝使與裴寂蕭瑀封德彝相論難於上前寂等不能屈乃從靜議歲收穀數千斛上善之命檢校幷州大總管

臣若水通曰餽運之勞孰與坐食之安閒曠之兵孰與耕桑之利狃於苟且而病其更張天下國家之事無一可爲者矣竇靜之請屯

田共處遠矣裴寂輩習於一時之安而欲沮
之豈足與謀國者哉唐祖從靜之議而行之
豈特一時之利乃萬世之利也

○唐高宗龍朔二年劉仁軌鎮百濟脩屯田儲糗
糧訓士卒以圖高麗

臣若水通曰國之大事在戎而戎之大命在
食脩屯田所以備食而即戎也如從仁軌之
言高麗可以不圖而坐制矣

○唐中宗嗣聖十八年十一月以郭元振爲凉州
都督令甘州刺史李漢通開置屯田盡水陸之
利舊凉州粟麥斛至數千至是一縑糴數十斛

軍粮支數十年

臣若水通曰元振都督涼州率漢通脩屯田

之政盡水陸之利以收富實之效則天之時

功顯節完如元振者幾何人哉

○唐玄宗開元五年宋慶禮爲營州都督慶禮清

勤嚴肅開屯田八十餘所數年之間倉廩充實

市里寖繁

臣若水通曰屯田之設有古兵農之遺法且

耕且守可以免內輓之勞可以嚴外侮之備

農作相勸守望相助寇敵相保以實待虛以

逸待勞安邊足用之策莫此爲善者也慶禮

營州之備可以爲後世法矣

○開元十二年五月制聽逃戶自首闢所在閑田隨宜收稅毋得差科征役租庸一皆蠲免仍以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宇文融爲勸農使巡行州縣與吏民議定賦役

臣若水通曰閑田而征科則民未獲開墾之利而已苦督責之患矣玄宗聽逃戶自首所闢閑田隨宜收稅悉蠲租庸可謂善於治地紓於取利者矣戶口之蕃宜哉

○唐德宗貞元九年五月陸贄上奏謂宜罷諸道將士防秋之制令本道但供衣糧募戍卒願留

及蕃漢子弟多開屯田官爲收糴寇至則人自爲戰時至則家自力農與夫倏來忽往者豈可同等而論哉

臣若水通曰先王之時所恃以爲萬全取勝之計者以兵農爲一也屯田之制食出於民亦備邊之良法也陸贄所謂寇至則人自爲戰時至則家自力農其利一何博哉惜乎德宗徒善其言而不能盡用也後之有天下者必求其法順天時因地利酌其宜而行之則食無不豐而兵無不足矣

○貞元元年陸贄草大赦制曰朕憫念蒼生務恤

征討頗有詔命許其自新其歸順百姓仍委節
度觀察使刺史給空閑地任便安居優復終身
務令全濟待事平巳後聽歸本貫又曰諸道有
解退官健州府長吏切務安存仍量以空閑田
地給付免其差役任自營生

臣若水通曰帝王以好生爲德法天因地以
盡利者也是故閑地授于歸順之民而民樂
其生閑田授于解退之官而官遂其性王嘗
無遺棄之利生人無喪貧之嘆王者之政也
嗚呼世稱某實爲王佐之才其近是耶

○韓愈送水陸運使韓重華歸所治序曰六年冬

振武軍吏走驛馬詣闕告饑公卿廷議以轉運
使不得其人宜選才幹之士往換之吾族子重
華適當其任至則出贓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
梏給耒耜與牛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負釋
其粟之在吏者四十萬斛不徵吏得去罪死緩
種糧齒平人有以自效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
力以奉其令而又爲之奔走經營相原濕之宜
指授方法故連二歲大熟吏得盡償其所亡失
四十萬斛者而私其嬴餘得以蘇息軍不復饑
君曰此未足爲天子言請益募人爲五十屯屯
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令各就高爲堡東起振

武轉而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
之際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爲暴人得
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從其議秋
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八年詔拜殿中
侍御史錫服朱銀其冬來朝奏曰得益開田四
千頃則盡可以給塞下五城矣田五千頃法當
用人七千臣令吏於無事時督習弓矢爲戰守
備因可以制虜庶幾所謂兵農兼事務一而兩
得者也大臣方持其議吾以爲邊軍皆不知耕
作開口望哺有司常僦人以車船自他郡往輸
乘沙逆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死蹄踵交道費不

可勝計中國坐耗而邊吏恒苦食不繼今君所
請田皆故秦漢時郡縣地其課績又已驗白若
從其言其利未可遽以一二數也

（丐若水）通曰甚矣屯田之爲務重而有關於
國家之大利也令夫二人之鬬必須之於力
力之足否勝負之所由判力之足者食爲之
也況天振武之告饑又非一人之命非一軍
之命而一國之命脉所由係也重華至則捐
逋租釋贓罪而使之盡力於農遂收其入以
償四十萬斛之粟由是而推廣之屯愈多而
利益愽使當時公卿不沮盡行其説其爲國

家之賴可量也哉行之而不弛則唐至今猶
存可也
○宋太宗淳化四年三月以何承矩爲河北屯田
制置使時契丹撓邊承矩請於順安砦西開易
河蒲口導水東注于海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
七十里資其陂澤築堤貯水爲屯田以遏敵騎
之奔軼俟朞歲間關南諸泊悉壅闐即播爲稻
田其緣邊州軍臨塘水者止留城守軍士不煩
發兵廣戍收地利以實邊設險固以防塞春夏
課農秋冬習武休息民力以助國經將見彼弱
我強彼勞我逸此禦邊之要策也太宗嘉納之

臣若水通曰邊陲之所需者兵而已矣兵之所急者食而已矣舍屯田以求足食之道舍足食而求足兵之策奚可得哉是故屯田有法則兵農合而守戰利故內輓之勞可省而外侮之備可嚴矣承矩之爲屯田也兵農兼至而國家大賴其利安邊之要策誠無以踰於此矣有天下者可不擇是人而用之哉

○宋仁宗天聖七年三月給契丹流民田契丹饑流民至境上帝曰皆吾赤子也詔給以唐鄧州閒田仍令所過給食

臣若水通曰契丹飢而來以中國之有仁君

也及境而給田賜食無内外彼此之私所謂既來之則安之者矣仁宗曰皆吾赤子則愛民之心又與天地同體矣吁其仁矣哉

○宋高宗建炎三年七月廣州教授林勳上本政書十三篇言國朝兵農之政大抵因唐末今農貧而多失職兵驕而不可用地利多遺財用不足皆本之政不脩之故宜放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惰末作者皆驅之使爲隷農以耕田之羨者而雜紐錢穀以爲什一之稅每十六夫爲一井每井賦二兵馬一匹蠶婦之貢絹三尺綿

一兩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其說甚備書奏
詔以爲桂州節度掌書記其後朱熹甚愛其書
陳亮亦曰此書考古驗今思慮周密世之爲井
田之學者無以加矣
臣若水通曰古者兵與農一三時務農一時
講武無事則耕有事則戰皆出於井田之制
爾後世則兵與農二故有屯田之名夫屯田
固不若井田矣然今之所謂屯田者抑豈如
趙充國諸葛亮之所經營者乎林勳痛知此
弊欲復古制以井田爲言可謂豪傑之士矣
然井田之行在有君有臣爾高宗之時奸檜

當國非其時矣惜哉

○宋高宗紹興四年七月岳飛復襄陽等六郡因奏金賊所愛惟子女金帛志已驕惰劉豫僭僞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爲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甚厚臣候糧足即過江北勦敵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議自是興矣

臣若水通曰岳飛以恢復爲已任此大事也而以營田厚利爲請必候糧足而後動其慮遠矣及其用兵規置兀朮屢躓至以父呼豈非屯田之利助之也乎使其志得行不囿於

和議之非恢復中原特易易爾
○宋高宗時陳規守德安嘗條上營屯田事宜欲
倣古屯田之制合射士民兵分地耕墾軍士所
屯之田皆相險隘立堡砦寇至則保聚捍禦無
事則乘時田作射士皆分半以耕屯田民戶所
營之田水田畝賦粳米一斗陸田賦麥豆各五
升滿三年無逋輸給爲永業流民自歸者以田
還之凡屯田事營田司兼行營田事府縣官兼
行皆不更置官吏詔嘉獎之仍下其法於諸鎮
臣若水通曰營田屯田名雖不同其爲足國
之道一也規守德安條陳營屯田事其說善

矣高宗既嘉奬之又下其法於諸鎮可不謂
從善之君乎
○宋儒楊時邊事劄子有云聞燕地尚多閑田不
若募邊民爲弓箭手如陜西例蠲其租賦使習
騎射亦足殺常勝軍之勢仍立定額無使增置
不三五年可漸消矣
臣若水通曰張闓有言非田之不可耕也無
耕田之民也此所以地多閑田乎棄地之利
失民之天禍莫甚焉故募邊民以耕之而因
之以習騎射開衣食之源爲戰守之備孔子
所謂足食足兵盡在於是矣後之人君之制

四夷主將之爲邊備盡亦效法於是乎

○張栻云持節利路興洋間多營田與民田錯
軍怙强爲擾田且多荒張栻上其事于宣撫使
請令民亦得佃耕穀用以廣

臣若水通曰軍民皆耕足用之道也然而民
田與營田雜錯則不無侵擾之患矣所以治
之者必得以軍法行之則軍民皆知畏法而
各安其業矣

○張栻述吏部侍郎李浩奏曰臣親見兩淮可耕
之田盡爲廢地心實痛之條畫營田便利甚悉

臣若水通曰土地之生物也力勤者穰力惰

者荒是故有沃人而無沃地矣夫以兩淮之
沃壤棄而不耕遂爲廢土是天之所以養民
者而使民棄之此仁人之所宜痛心也及其
條畫營田便利仁人君子之用心固如是乎
孟子曰仁者宜在高位人君得若人而用之
則民物各得其所矣

○國朝洪武十九年九月庚申西平侯沐英奏雲
南土地甚廣而荒蕪居多宜置屯令軍士開耕
以備儲偫
上諭戶部曰屯田之政可以紓民力足兵食邊防
之計莫善於此趙充國始屯金城而儲蓄充實

漢享其利後之有天下者亦莫能廢英之是謀
可謂盡心有志古人宜如所言然邊城久荒榛
莽蔽翳用力實難宜後其歲限之粟使彼樂於
耕作數年之後徵之可也

臣若水通曰屯田内有不費之恵外有守禦
之備古今足兵食守邊境之良法莫有過焉
者也是以善為國者必因天時盡地利不以
邊荒之地而輟人為之功廢天地自然之利
也雲南地廣而荒沐英首建開墾置屯之議
可謂有志復古矣

皇祖知屯田之利而善之可謂能用善謀矣至於

緩其歲徵之例則又一念之仁而爲生財之
本矣惟
聖明留意聿脩
祖德俾守在四夷 社稷幸甚
○洪武三十二年己卯詔遣延安侯唐勝宗長興
侯耿炳文巡視陝西城督軍屯田
臣若水通曰邊守者中國夷狄之大防而天
下安危之所關也邊兵之不足以食之不給
也道路之遠輸將之難率數十倍而致其一
此鼂錯所以謂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爲當世
之急務也我

皇祖撥亂反治安內備外之事靡不悉舉其屯田
之制則於閑曠之土分軍以立屯堡俾其且
耕且守守者十七耕者十三而更番之遇有
儆急朝發夕至是於守禦之中而收耕稼之
利一舉而兩得矣至是詔遣二侯巡視城池
督軍屯種其督責之法何其嚴也臣竊以爲
每人受田二十畝出租六石比之民爲重恐
軍人不堪而屯法易廢也伏願
聖明體
皇祖之心擴優恤之令較其腴瘠之分均其輕重
之入宜稍倣井田之制歲收公田之入上無

科徵之促下無逋負之患則屯種之軍樂於
耕勇於戰旣得以足軍國之儲又得以遂室
家之樂公私兩便上下俱足矣
○諸司職掌凡邊防郡縣守禦去處新立衛分撥
軍開墾荒田屯種須計算頃畆數目及田地肥
瘠人力勤惰務在不曠征徭不失軍餉合用農
器有司鑄造發用木植自行採辦牛隻不敷移
文索取官廒數多發遣如果路遠官價收買給
用
○問刑條例凡用強占種屯田者問罪官調邊衛
帶俸差操旗軍軍丁人等發邊衛充軍民 發口

外爲民管屯等官不行用心清查者糾奏治罪

臣若水通曰古者寓兵於農屯田之設其遺意與語曰千里餽粮士有饑色故趙充國屯田金城孔明屯田渭上誠足食足兵之要道也然必廣設而多聚之嚴禁而勤督之其庶幾行而不廢收久遠之利焉

○永樂十一年四月

太宗皇帝坐御幄中召問足食足兵之策大學士楊榮對宜擇將帥力屯田將得人則軍士弗擾軍士既安則耕不違時何患兵食之不足哉

臣若水通曰屯田者富國強兵自然之利也

然或將帥不得其人則占役以違其時刻剥以侵其利而法遂廢爾茍得其人則軍士弗擾而均得以力於農將見食不求足而自足兵不求強而自強矣若大學士楊榮者豈非謀國之善者哉伏惟
聖明爲經國久遠之圖宜體
太宗之意而推行之如有占役侵利之將即以軍法從事則其事可脩舉而不壞矣

○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
仁廟諭戸部尚書夏原吉曰古者寓兵於農而不奪其時所以民無轉輸之勞而兵食足後世莫

善於漢之屯田

先帝所立屯田法甚善蓋用心亦甚至但後來所司數以征徭擾之既失其時遂無其效所儲蓄十不及二三有事不免勞民轉輸矣其令天下衛所凡屯田軍士自今不許擅差妨其農務違者處以重法

臣若水通曰兵農一則所謂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孟子云不違民時穀不可勝食也是以古之聖王必以農事爲重而不可輕役其民焉我

朝屯田之制甚善其效不著者以征役妨其時

而不得以盡力於南畝故也
仁廟之諭洞見弊端備舉善政且嚴其法禁可謂
知務之急矣臣竊觀今日屯田之士其困蓋
有不止於昔時者惟
聖明深念之
○憲綱一荒閑田土行屬正官設法召民開墾趂
時布種其合納錢糧須候年限滿日科徵毋致
拋荒
○問刑條例河南北直隸各處空閑地土
祖宗朝俱聽民儘力開耕永不起科若有占奪投
獻者照屯田及民田寺觀田例問發

臣若水通曰國以民保民以土養故易曰何
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郊野之有閑田
而使民得以耕焉或徵收以限或永不起科
恤其時而不妨其功嚴其令使不奪其利此
我
祖宗之仁敬天勤民之意其出於尋常萬萬矣
聖子神孫宜深體焉

聖學格物通卷之八十三終